

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无名氏
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沐定胜 编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名氏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749-8

I. 无… II. 中… III. ①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 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4429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印张 288千字 4插页

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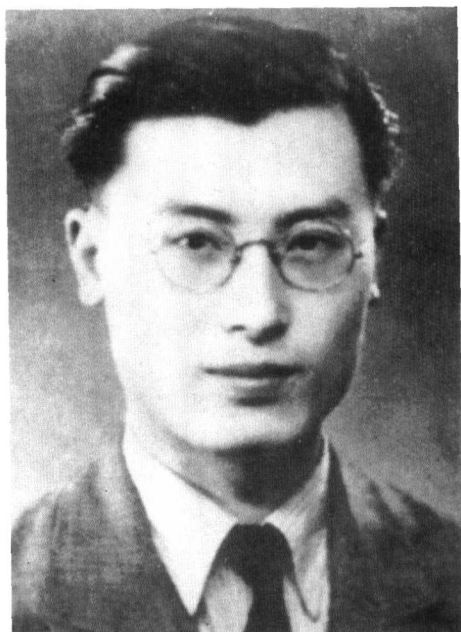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1-4100册

定价:18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	
副主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徐金廷	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	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	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	
	钱理群	徐金廷	舒 乙	樊 骏	



トの夫 (无名氏)

一九四十二年夏，我建到建德，建德是
 功苦，行程南前线的方原，静。由于市里喧嚣，反明
 酬过世舞，思想始终不静，烦躁一天，更有事起来
 。有时，只要稍有多事一点，就坐在椅子上，思过，可
 物报了，高，我报了个大缺口，三年少体，一政时，再
 说。
 自年秋天，我到了年少，名字五千的，上落雁峰，白帝庙
 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脸庞竟渐生痤疮。这时，在溪下山，我却
 觉得不怪，拿不定决心，常用我的许多好朋友，这是
 的可爱的山峰。
 我记，这些山峰是我的好友，一点也不冷淡。谁只要
 游世华山，就能想起那建德的山，它好像

无名氏手迹



无名氏作品书影

内容简介

无名氏，原名卜宝南。中国现代作家，1983年迁居台湾。本书收入作者中篇小说两部。《北极风情画》是其成名作，《塔里的女人》是其代表作。这两部作品在40年代初发表后曾风靡一时。作品的特点在于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加工而写成的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。本书还收入作者的散文20余篇，表达了作者对历史、时代、社会的思考和见解。



无名氏(1917—)

本书编者 沐定胜

责任编辑 杜培真

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
工作室

美术
工作室



目 录

小 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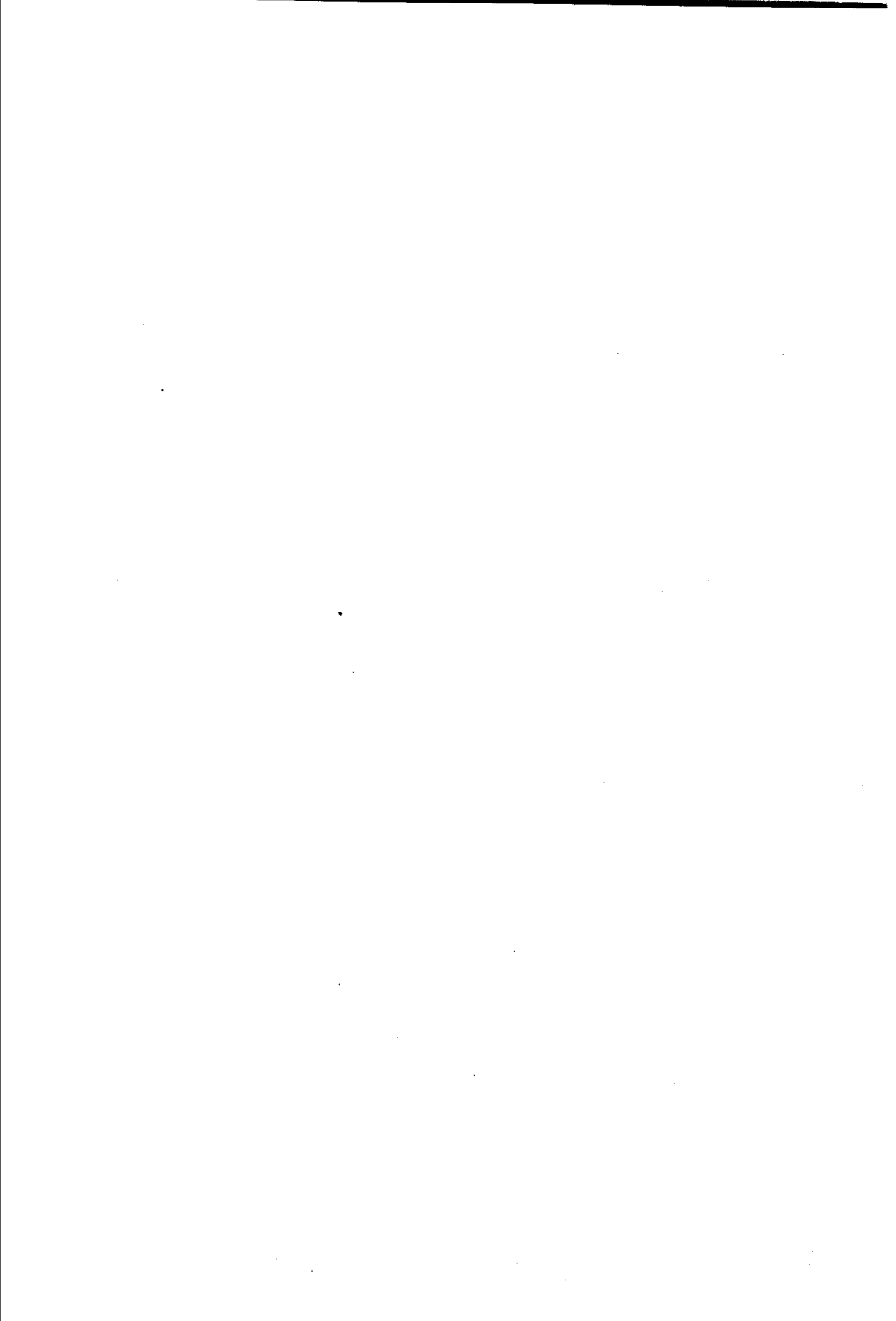
- 北极风情画 3
塔里的女人 155

散 文

- 僧二 281
烽火篇——拟屠格涅夫 283
诅咒集 288
大宗师 294
火烧的都门 301
诉——给友人 305
宝剑篇 308
梦北平 311
雾 315

拉丁之凋落	317
崩颓——素描尼采的最后画像	321
绝望的呼吁——给法兰西国民	328
薤露——“八一三”三周年谨献给全 体死难将士之英灵	332
劫运篇	338
今禹鼎	342
阳光	346
友	349
镣铐	351
月下风景	354
林达与希绿断片	358
《翠堤春晓》插曲断片	362
幻	365
附录： 蔷薇内幕——谁是“塔里的女人”？	370
无名氏小传	378
无名氏主要著作书目	380

小 说



北极风情画

—

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夏季，我患剧烈的脑疲症，遵医生劝告，从河南前线回后方西安静养。由于市廛喧嚣，友朋酬应过繁，思想始终不能安静，脑疲竟一天天更厉害起来。有时，只要稍为多看一点书，就会在椅子上晕过去，可怕极了！最后，我发了个大心愿：去华山休养一段时期再说。

这年秋天，我到了华山，寄居五千仞上落雁峰白帝庙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脑病竟渐告痊愈。这时本该下山，我却留恋不舍，拿不定决心离开我的许多好朋友们：这些奇丽可爱的山峰。

我说这些山峰是我的好友，一点也不夸张。谁只要游过华山，就别想忘记那些迷人的山姿峦影。它们好像一些活蹦乱跳的美丽野兽，永远潜藏在你的心灵深处，你无论如何也赶不跑。在华山两月，我没有一友，却又有成千成万朋友：它们就是山、树、草、石、鸟、太阳。这个时期，我不再是“社会人”，而是“自然人”，像五十万年前老祖先“北京人”似的。

我把生活调理得尽可能诗化。每天清晨，我和太阳比赛谁起得早，这个锦标，不用说，常属于我。迎着薄寒，我一口气跑到朝阳台观日出，看那又大又红又圆的太阳宁静地升起来，像一座灿烂的神。对着太阳，我张臂狂啸三声，或背诵两首惠特曼礼赞太阳的诗，接着，就奔赴泉水边洗脸。早餐常在松树树下用，我吃馒头时，树

上松鼠也唧唧嚷嚷着啣松子，百鸟则在歌唱。有时，我投一把馒头屑在地上，许多麻雀飞下来啄食，它们的声音与姿态，对我只显一个意义，就是：生命！生命！生命！早餐后，我斜倚树身假寐，谛听泉水的音乐，这里面有钢琴、提琴，有抒情曲、夜曲，酒一样的把我弄得醉醉的、甜甜的，好静又好舒服啊！近午时分，我脱光衣服，躺在仰天池洁白大石上作日光浴，一朵朵白云似从我身上滑过去。午饭后，我满山乱跑，由落雁峰驰到玉女峰，自玉女峰又冲到五云峰或朝阳峰。我不叫脑子里有一芽思想。我让四周的山、树、云、阳光、泉水来麻醉我、刺激我。有时，偶从路边看见一只美丽甲虫，我就坐下来，和它耍个半天。有时，找得一些斑斓的鹅卵石，我就一枚枚的投入泉水，听它在水面激起的优美回音。有时，为了帮助蚂蚁搬粮食，也忙个一下午。有时，攀危石采一些野花，编织花环，直至日落西山，才怡然而返。晚饭后，我坐在大殿一个阴暗角落上，听道士念诵晚经。钟鼓声、木鱼声、磬声，以及浓烈的香烟，使我呼吸到宗教的幽静，直至神思恍惚，身心似入梦境，才像梦游人似的，返回丹房休息。

就像这样，无思无虑，我的脑病才迅速痊愈。两个月终了，我的日记上只留下两句话：

“许多脑子有毛病的人，为什么不来请教华山这位伟大医生呢？”

我既对华山依依不舍，发生狂恋，便决定住到年底再走。理由有三。第一，我要把脑病斩草除根，彻底治好，以免将来复发，只有在华山这样的安静环境才行。第二，我的感情太浮，许多事情常沉不住气，我决心要把自己的性格培养得冷静点、深沉点，这只有在华山这样孤独冷清的环境才行。曾有人说过：“经在口头，佛在心头，十年面壁，顽石点头。”这是指达摩祖师的苦行而言。我虽不能像达摩十年面壁，至少也该择一个清静环境来体炼体炼。第三，生

命太短，机会难逢，谁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再登华山？我何不借养病的机会，在我的生命史上，与华山结一段较长久的姻缘，以供他日回味、咀嚼、思忆？

我当即把这一决定告诉庙中主持，一个姓袁的老道。他生得鹤发长眼，满脸朴厚之气。他倒还好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警告我：冬季山上冷得很，常常有些小野兽冻死，得特别当心才行。我对他说：“身子冷一点没有什么，只要心热一点就行了。”他听了这话，笑了。这老道年已八十，是五十年前入华山修道的。他来的时候，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发生，左宝贵在朝鲜平壤死战牺牲。现在，第二次中日战争已进行五年了，他的足迹仍未出山。近数载，他已经四五年未看报纸。我上山第一天，他曾问过我：“先生，上山来的先生们，常和我谈什么‘炕热’不‘炕热’的大道理，‘炕’当然是‘热’的啦！这有什么道理可谈呢？他们的话，真比张天师咒语难懂。也许我耳朵聋了，听不清爽吧！”我听了他的话，才知道这“炕热”二字是“抗日”的讹音，我没有回答，只笑笑。我不想和他谈抗日大道理，这太费时间。像他这样的出家人，早把国家抛到九霄云外，我又何必拿红尘烦恼招惹他？而且，他出家太久，和我们红尘人也难沟通，我又何必虚耗时间？话说回来，这老道的脑子虽说和我一样，有点毛病，身体倒异常健朗。他一顿饭能吃半斤馒头，从山脚登山顶，五十里陡峭山路，不消六七个钟头，就走到了。庙里庙外的事，他也料理得井井有条。仲冬，有些道士下山避寒了，全仗他主持庙务。

秋渐尽了，冬季来临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袁老道终于和别的老道们陆续下山，在山脚下的玉泉院过冬了。只留下一个年轻道士和一个烧饭的长工，看守庙宇。庙内分外显得冷清起来。我倒不感寂寞，不时看看佛经，消磨时间。这样，很快就是阳历年底。

按我原来计划，打算在一九四三年元旦那天下山，算是昨死今

生，完全逃离疾病与死亡的威胁，从今以后，可以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了。除夕前一天，我感觉分别华山之时渐近，说不出的有点难过。这一天，虽然冷得要命，我仍去各座山峰上盘桓许久，好像小孩子要离开母亲似的。

返回庙里，很迟才进丹房休息。睡了不久，一阵古怪得可怕的巨吼声，忽然把我摇醒了。我披衣起坐，侧耳细听，原来是山风大作，狂啸如虎。只听得窗外一阵阵怪叫不断冲过来，猛恶极了，直似千军万马作梯队冲锋。声音越来越大，势若翻江倒海，怒潮奔腾，似乎要把全华山吞下去。窗板被刮得“轰轰隆隆”响。整个屋子晃动着厉害。我坐在丹床上，仿佛坐在骇浪滔天的小船里，随时有翻船的可能。听着风声，我不禁害怕起来。据老道说，华山冬季，有一种狂烈的奇风，能把大树连根拔起来，人在风里走着，就会被吹得跌倒，因此，庙顶全是铁瓦，有些柱子也是铁的，庙基则是极坚固的巨大岩石。当年建筑这些庙宇时，真是费尽心血。夏秋之际，好容易把屋架子与梁柱架好，冬天瓦木匠下山避冬，次年上山时，那些屋架子早被吹得无影无踪，杳如黄鹤了。

窗子越震越响，屋子越摇越凶。随着窗外大风，想起老道的话，我越想越怕。

“看今夜这样狂风，我住的这座楼房很可能被吹倒。如果它一倒坍，连人带桌椅床铺全会滚到岩壁下面，从五千仞高峰顶直摔下去……”

据老道说，一个人若从峰顶摔下去，至少要到华山一百里外，才能寻到尸首。

“假使我就这么睡在床上被摔到一百里外——”

太可怕了。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“怎么办呢？逃？不逃？还是等死？”

一个又一个恐怖的疑问闪动在脑子里。